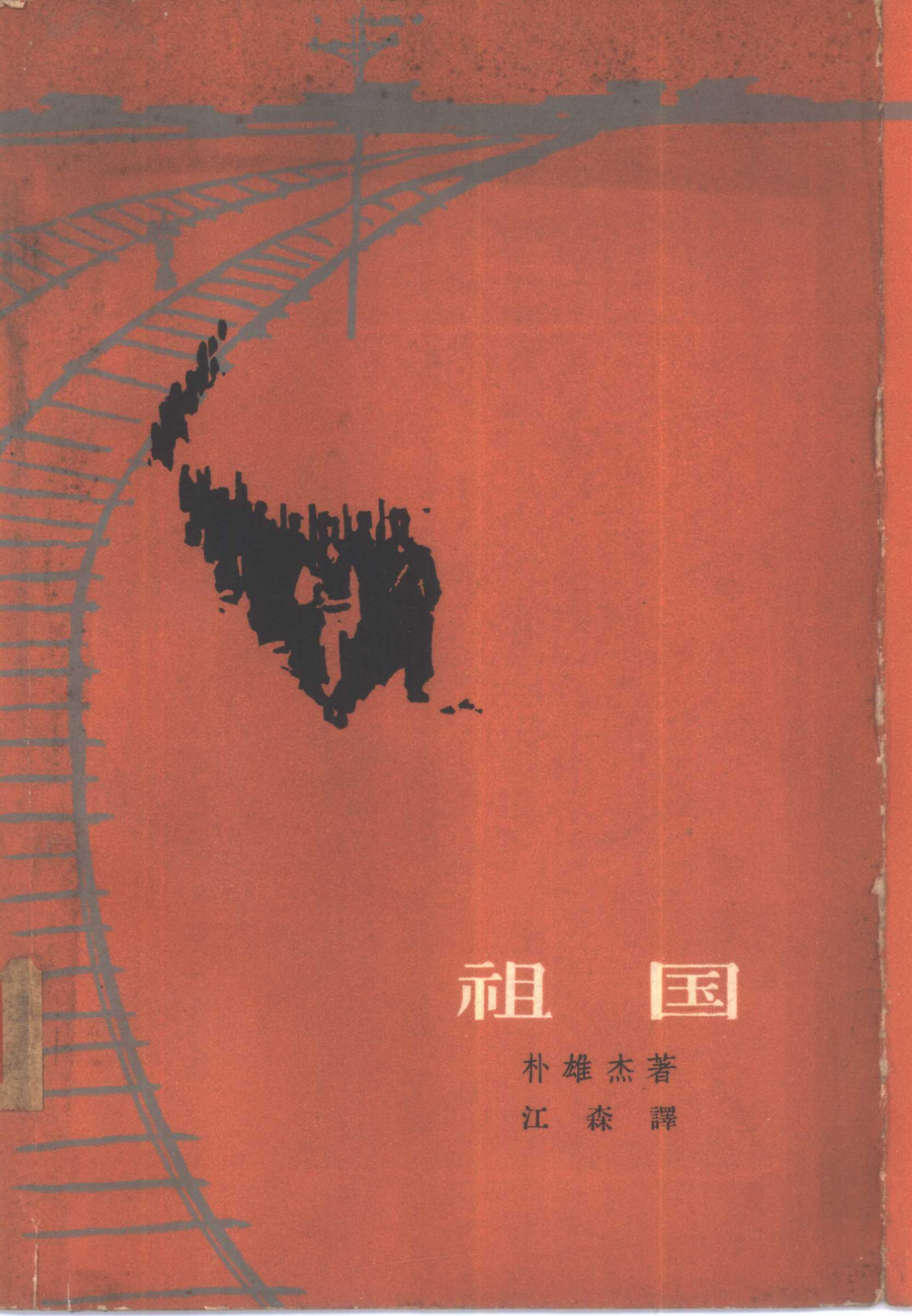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祖 国

朴雄杰 著

江 森 译



祖

国

〔朝鮮〕朴雄杰著

江森譯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封面画：張守义

祖 国

书号 1694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26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15}{16}$ 插页 2

1963年8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8300 册 定价 (3) 1.10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第一章

从洛东江前綫撤下来的人民軍，已經接連过了好几天了。

在高原通往咸兴的一級公路上，塞滿了蜂涌北撤的队伍。这时，却有一个中年男人迎着队伍朝南走。他高高的身材，穿一套西装，手里提着公事皮包，避开人群，用跟他身材相称的步子緩慢地走着；一边还在沉思，一点也不显得匆忙。一切都在向北撤，而他却朝南走，人們都不禁用惊讶的眼光去打量他。

他踏上通往高原城的道路，走到德支江桥头，人民軍防御部队的哨兵拦住了他。

“同志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一个短身材、戴鋼盔、并用草伪装起来的战士，用一种战争时期所慣用的严厉的目光盯着他問。

“到城里去。”中年男人不紧不慢地答道。

“不行。”战士斬釘截铁地說。

“我有事，非进城不可。”

“告訴你不行嘛，怎么还要坚持？”

“不行也得进去！”

“不行。大火漫天的，有什么事要做？城里的人都撤走了，什么也沒有，快回去吧！”战士橫擋在他的前面說。

那男人蹙起眉头，瞅了瞅战士的臉，又掉轉視線望着城市的

上空。那里是一片火海，通紅的火舌燒得正旺，騰起的灰尘和黑烟遮沒了天空。透过凝聚着的、烏云般的烟雾，用不着眯眼就可以看見太阳，黃疸疸的，宛如向日葵。在太阳底下，郡^①人民委员会大楼、百貨店和食堂都被包围在熊熊的大火里，淒凉地消逝着。

“是呀，城里什么也沒有啦。我比你还清楚。可我有事，非进去不可。”

那男人轉过臉来正对着哨兵，依然慢条斯理地說。接着，就要过桥。

“你簡直发瘋了，到这个空城去做什么！”

战士瞪起眼睛，完全是軍人的严格口吻。他看得出来，这个生着高鼻梁和眉头上滿是粗皺紋的人，是决不肯輕易就走的。他整天跟这些想进城的人打交道，这使他感到疲劳和厌烦。中年男人也有点光火，弯下腰瞅着战士說：

“同志，你知道我是誰？我是这个城市的主人。主人，嗯！怎能不让主人回家？”

“干嘛大嚷大叫的，你早到哪里去了？城市都燒完了，你来充主人有什么用！”

战士毫不示弱，不以为然地瞪了那男人一眼。他并没有听出中年男人話里的意思，以为他不过跟那些想进城搬行李的人一样，家在城里罢了。

可是，战士的話却刺疼了郡党委员长赵喜善的心，沒有再說別的，呆呆地瞧着战士。刚才他所以会光火，也許是因为积聚在心底的一股悶气突然爆发的緣故。他知道这并不是战士的錯誤，

① 朝鮮行政单位，相当于我国的县；郡以上是道，相当于我国的省，郡以下是面，相当于我国的区。

但也不願意重新表明身份，他覺得那樣做太難為情了。于是他壓低嗓門，態度溫和地說道：

“同志，我是這個城市的主人，跟你們的團長很熟……”

戰士站着不動，連看都不看趙喜善一眼，只是冷冷地答道：

“那我不知道。”

“啊，你不知道？”

郡黨委員長趙喜善无可奈何地張了張嘴。他在西服口袋裏摸到了身份證，但並沒有掏出來，問：

“你的上級在哪裏？”

哨兵立即吹了一聲哨子，和值日兵聯系。

趙喜善隨着哨兵隊長，慢吞吞地向中隊部所在地的橋下走去。

“這小伙子好沖！只要把這些年輕娃娃往軍隊里一送，用不着幾年，他們就會佩上小星^①或中星^②，跑來吓唬你！”

趙喜善在橋底下跟中隊長握過手走出來，嘴里這樣嘟囔着，走上德支江橋。他這樣想，並非是為剛才的事情生氣，而是對群眾的迅速成長感到滿意，用他的話說，這就是主人翁的自豪感。他對任何事情，都有一種強烈的主主人翁的自豪感。這次的撤退工作是他親自安排的，而且已經跟郡一級幹部一起離開了城市，但因為沒有看到撤退的最後結果，很不放心，所以才特地從幾十里路以外趕回來。

他一面到處張望，一面朝街里走。他此刻的心情，就像一個搬家的人那樣，行李都打發走了，但還要到那些角角落落里檢查檢查，看有沒有遺留下什麼細小的物件。和平時期，郡委員會就

① 朝鮮人民軍軍官肩章上表示尉級的星。

② 朝鮮人民軍軍官肩章上表示校級的星。

設在这里，是一个一級郡，它是联系咸鏡铁路和共和国首都平壤的樞紐，并且拥有像高原煤矿那样的三个重要煤矿和其他矿山。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这个郡的党委员长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郡搞得更出色一些。可是，现在所有的一切，都被敌人炸光了，烧毁了，变成一片废墟。在这里摆主人架子实在太丢人了！如今，那战士的话又不禁使他感慨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好冲的小伙子！”

空荡荡的街道整个儿被包围在汽油和燃烧弹的火焰里，使人简直透不过气来；妇女会和民青^①的二层楼房也在熊熊地燃烧着，上面的一层在沉重地向一旁倾斜，突然，轰然一声巨响，从半空中倒塌在路边；座落在它旁边的货物早已搬空了的国营百货店、理发店和私营商店也都接着起了火。街上没有一个人影，火恣意地烧着。赵喜善想，在和平时期，因为极小的一次火灾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处分过一些党员，以便提高大家的警惕。

现在可不是小小的火灾，整个城市将要被大火烧光。这座城市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，也不是解放后兴建的，我们的祖先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开始建设了，这里浸透着他们的血汗和泪水。可是美国鬼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放起了大火。痛苦和愤怒使党委员长睁大眼睛，迈着沉重的步子在街道上走着。到处都是断了的电线和倒在地上的电线杆，阻挡着他的去路。街上空落落的，间或有一两个军人走过。只有火焰在可怕的寂寞中恣意地燃烧，并不时响起瓦片爆裂声和木材的噼啪声。透过玻璃窗望去，商店的橱窗里空无一物，住宅的门也都敞开着，乌鸦在房子和胡

①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。

同里任意地窜来窜去。

“这条街道将永远从地上消失了。”

这种想法使他觉得可怕，禁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他穿过小学校，走到离市区不远的郡党委大厦，怀着极度激动的心情站在它的前面张望起来。这座楼房是解放后郡内党员发挥冲天干劲建造起来的，是城里有数的几幢二层楼房当中的一幢。它是赵喜善的工作场所，也是他的家，他对它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。战争爆发以后，敌人的轰炸越来越凶，党委办公室搬到离城不远的的一个山脚下的防空洞里，这房子也就空着上了锁。现在，楼房除了被敌人的炮弹炸去一角而外，并没有着火，仍然屹立着。他走到廊沿底下，用手推门，可是推不开，因为在党委会搬走的时候就已经把门钉死了。玻璃窗也还完好无缺，反射着昏黄的阳光。所有的房子都遭到了破坏，唯独它出人意外地安然无恙。喜善深深地知道，这反映了人民对党的热爱。自从郡党委搬走以后，它已经空了很久，但街上的二流子和顽皮的孩子们从没有对它扔过一块石头，而且人们没有让蔓延的大火烧到它身上来。喜善站在廊沿前面，知道无法进去，在房子周围转了一圈，转身到后面去了。在那里他发现通往厕所的走廊上落了一颗燃烧弹，火势正在向房上蔓延。他连忙摘下挂在厕所墙上的灭火器，开始救火。但是，火势不但没弱，粘性的橡皮沾到灭火机上，反而连灭火器也烧起来了。他把灭火器在沙子里擦了擦，费了很大的力气，好不容易才把火弄灭。当他扑灭了火，刚刚转过身来，发现一个军官正站在背后对他望着。

“你救火干什么？”那军官打着官腔问他。

他没有回答军官的话，又板着脸孔回到廊沿这边来。军官跟在他后面，也走到廊沿前面，又一次问道：

“同志，你住在哪里？”他的口气虽然温和，但显然还是军队式的严格腔调。

“你問这干什么呢？”喜善不以为然地反問道。

他坐在台阶上，掏出烟来。可是，口袋里却没有火柴。

“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救火。”

“郡党委的办公室着了火，难道把它扑灭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“話虽然可以这么說，但也得看在什么时候，目下街上全都是火，您救了这一幢房子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別說是一幢房子，就是一間厕所也应当去救。你的想法不对头。你大概不是本地人，所以不知道我們的党员在这座房子上化了多少心血！”

“我沒有時間跟您辯論，請告訴我您的身份。”

“你要了解，就請了解吧！”

喜善从口袋里把身份证掏出来，交給軍官。軍官看过身份证，說声抱歉，掏出打火机替他点烟。

“請您赶快离开，打起仗来，这里是很危險的。”

“不要耽心我，执行你的任务去吧。我是这里的主人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有責任保护委員长同志。”

“好，我馬上就走，請你放心好了。”

軍官郑重地敬了个礼，轉身走了。

喜善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眺望着远山。他的視線停留在巍峨的浮来山頂上。从这儿看去，这山就像是从什么地方飄来的一样，所以古人替它起了“浮来山”这个名字。战争爆发之前，喜善每当处理完一些疑难的問題，总是点上一支烟，透过玻璃窗去眺望它。

但是，自从美国鬼子发动了侵略战争，他連这点余暇也沒有

了。战争爆发以后的这几个月，他拼命地工作；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办公室变成了他的寝室。他需要把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动员到战场上去，组织后方人民生产更多的粮食、煤炭和矿石，大力支援前线。此外，还要帮助军属，救护伤员和抚养孤儿。其中最吃力的，是从思想上教育人民，使他们在艰苦的战争考验里，担负起这副重大的担子，受到锻炼，坚持到胜利。这次考验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哩！考验已经开始了，自己应当挺身而出，站在斗争的最前头。敌人蹂躏着祖国的土地，条件无比的困难，作为一个郡党委员长，他需要担负起一个全新的任务：组织游击队，扰乱敌人后方，支援前线，战胜侵略者！

日寇统治的时代，他是一个司机。解放后，当过支部委员长、面党委员长、道组织部长，直到郡党委员长。他每次接受新的任务，总是抱着很大的决心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是这次和接受任何一次任务都不同，需要他拿出更高度的觉悟和坚定的意志。他完全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事，因为要对无数人的生命负责啊！他是党的干部，不仅要像完成别的任务一样来完成它，而且要胜利地、百分之百地完成。

他这样想着，用脚把烟头踩灭，站起身来朝浮来山看了一眼，离开了郡党委大厦。

“走着瞧吧，看你们能神气多久！”

他迈开有力的步子，向刚才走过来的桥头走去。

第二章

郡党委劳动部长金铁俊，接受了郡党常务委员会交给他的

負責組織高原煤礦撤退的任務，在郡一級機關撤離市區的前兩天就動身到煤礦去了。在高原車站，他很幸運地搭上了夜間發出的火車。這是一列貨車，載滿了撤退的軍隊和軍需物資。棚車里擠滿了人，動都沒法動，連裝着物資的敞車上也擠得滿滿的，實在擠不下了，人們就爬到火車頭和棚車頂上去。鐵俊好不容易才在車頭的煤箱上找到個位置，可是也已經有二十來個軍人坐在那里了。火車由於負荷過重，像一個患氣喘病的老人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氣，邁不開步子。敵機在上空尾追着，更增加了前進的困難。只要敵機一來，車就得停下來等它過去。可是當火車繼續開動的時候，那魔鬼的影子卻又出現了，緊接着就是一陣掃射。然而，鐵俊對飛機的掃射和人們的擁擠卻毫不在意，倒是車頭煙囪里噴出來的濃煙和火花使他很不舒服。它們不住地朝臉上撲着，叫人透不過氣來。尤其是火車鑽洞的時候，臉被烤得刺疼，簡直能把人悶死。可是，必須忍耐着，在煤箱上是一步挪動不開的。步行的軍隊和難民隊伍潮水似地向前流着，能搭上這列受罪的火車，的確應當感到幸運了。軍隊和難民已經整整過了兩個星期，但仍然不見減少，就像川流不息的江水，接連不斷地涌上前去。軍隊日以繼夜地朝前開，誰也預測不到什麼時候才能過完。最初從這裡開過的一列長長的隊伍，大約是一個聯隊或者師團的編制，攜帶着許多重武器和運輸器材。從他們整齊的裝備上看來，可能是參戰不久的防禦部隊。隨着時間的轉移，軍隊的樣子漸漸地變了，他們的行動和語氣，似乎都散發着火藥味。戰士們的軍裝被濕淋淋的汗水浸透着，滿身都是塵土和煙硝；軍靴綻破了，臉被陽光晒得漆黑，惟獨眼睛依然炯炯有神。當人們知道他們就是一直把敵人追擊到洛東江邊的部隊以後，都不禁投以同情和尊敬的眼光。他們一刻也不休息，日夜趕

路。到了晚上，不时有沉重的坦克緩慢地开过，发出震天撼地的响声，打破周圍的寂靜。道路被軍靴、坦克的履帶和汽車輪胎压坏了，揚起一片尘土，像籠罩着一层白蒙蒙的烟雾。火車滿載着軍隊和战斗器材，跟人的洪流一道不断地开向咸兴、阳德方面；其中間或也有一些滿是伤員的卫生車，每到一个車站，就有城里的妇女盟^①員給伤員們送来开水。

黎明时分，铁俊所乘的火車在长东沟入口处的一个小車站上停下来，这就是高原煤矿的所在地。铁俊一夜沒有睡觉，而且一路上又吃了不少苦头，可是他并不觉得疲倦，下車以后立时就向山沟里走去了。天明了，太阳剛剛升起，山沟頓時明亮起来。晚秋的阳光照耀着滿山的楓树，清冷的空气和山坡上美丽的景色，把他的疲劳完全解除了。在鮮紅的丹楓丛中，还夹杂着一些黄燦燦的赤木和槲树的叶子，整个山谷就如同用紅的、黄的、以及一些形容不出来的顏色塗抹成的一幅图画。

金铁俊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，他的父亲現在还留在矿上；以往他也出差到这儿来过几次，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从沒有像今天这么美丽。他沿着将近六十里长的快要完工的煤矿铁路爬上了山沟，正要轉向交东沟和长东沟的叉口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随着輕柔的秋風，傳來一陣悠揚的風琴声。那琴声似乎全然不知道发生在城里和道路上的一切痛苦和悲哀，彈奏着一首輕快悅耳的舞曲。一座大瓦房座落在两个山沟的叉口（本地人管它叫肥猪家的房子）上，風琴声就是从那瓦房的大門里傳出来的。铁俊循着琴声，踏上那房門的台阶，朝里望去。在院子里，一个白衣黑裙、身材苗条的女教員，正在教一群孩子跳舞。孩子都还

①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主妇女同盟的簡称。

小，大概是刚从幼儿园毕业出来的。那女教员生着一张瓜子脸，高鼻梁，给人一种严肃而冷漠的印象。但她那对乌黑而纯真的眼睛，却显明地流露着对孩子的热爱，和她教舞时泛起红晕的面庞配搭在一起，显得十分调和而又美丽，透露出一种崇高的光彩。

“向左，好，对。再向右。”

女教员抬起一条腿，微斜着头，一面拍手一面点头。然后，又抬起另一条腿，做着同样的动作。孩子们跟着她做，动作也非常熟练。女教员教了一会，搂起最前面的一个年纪顶小、跳得顶好玩的孩子，把嘴贴到他的颊上，似乎特别欢喜他。这时候，女教员的视线突然跟站在外边偷看的人的视线碰在一起，立刻绯红了脸，跟铁俊打招呼。

“您找谁？”那姑娘直瞅着铁俊问道，声音很清脆。

“不，我在看跳舞哩。”

铁俊为她这突然的一问吃了一惊，一面回答，一面连忙走下台阶。在这种动乱不安的日子里，遍地都是战火，祖国的一隅，居然还有这样宁静而温暖的和平境地，真是一桩令人高兴的事。

“那女教员一定想不到我带来了跟宣判死刑那样可怕的消息吧！”

铁俊这样想着，心里立刻紧张起来，仿佛自己是个犯了罪的人。

琴声被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打断了，孩子们四下散开，睁着奇怪的眼睛望着他。铁俊似乎觉得自己真的犯了什么罪，恨不得马上离开他们，于是疾步向煤矿走去。他转过山脚，看见吊车慢慢地滑过山头。煤矿还安然无恙，这里的生活跟往常一样沸腾着。

初級党委办公室座落在旧坑道的一个角落里。黑臉膛、小个子、体格結实的煤矿党委員长韓俊午滿面疑惑地迎接了突然出現的铁俊。铁俊走进房間，避开韓俊午的視線，精疲力尽地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，靜靜地閉上了眼睛。外边不断地傳來卷揚机和压缩机沉重、刺耳的声音。那位女教員的身影还没有从铁俊的脑子里消失。

俊午从劳动部长蒼白、疲憊而又帶点神經质的臉上，看出了一些不尋常的气色，慢慢地坐到椅子上，死盯住他的臉，生怕从他嘴里讲出什么不祥的話来。他們兩人曾經在这个煤矿上度过了童年，又一同在党的事业中成长起来，可是，俊午却从来没有这么滿怀恐惧地望着好朋友的臉。

“見過父亲了嗎？”俊午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沉默，开口說道。

铁俊只是搖了搖頭，沒有回答。

“我們剛剛开过生产會議，要繼續派年輕人到前綫去。是的，劳动力会感到不足，計劃怕完不成，可是我們決定動員家庭劳动力投入生产。这是你爹第一个提出来的。至于今年要動員多少，具体办法怎样，如今还没个头緒，反正干起来再說……”

铁俊不等俊午說完，受惊似地猛然抬起身来。他臉上的倦意一下子消失了，两只眼睛里又射出光彩，似乎能把人的心底看透。

“現在已經不是談生产的时候啦！你說，破坏煤矿的哪一部分，才能让它彻底动弹不了？首先是索道、机动所、压缩机、发电机，还有……”

俊午烏黑的眼睛立刻露出悲伤和驚訝的神色，只是长久地望着他这位朋友的臉。

“这个你比我得更清楚。”

俊午有气无力地說着，倒在椅子上。铁俊到底把他所担心的話說出来了。

“老兄，現在婆婆媽媽的可不行啊！情况非常紧急！先把几个支部委員长叫来！不，我得先到經理室去。經理在家嗎？”

铁俊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拿起放在桌上的皮包，动作显得十分冷漠。

“你一个人去吧，我不去！”俊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神色沮丧地說。

“你說什么？你是党的干部，是煤矿的党委員长啊！”

俊午扶着桌子，勉强地站了起来。

“要想說服經理，可不容易哩！”他自言自語着，第一个走了出去。

煤矿經理許学宾的办公室和总工程师在一起，离党委会不远，也設在一个廢棄的坑道口上。那房子虽然是为躲避轰炸临时造成的，和經理本人的衣著一样，屋子里收拾得干干淨淨；桌上鋪着一块大玻璃板，墙上貼着几張肖像和画报。他正在电话里下指示，甚至連眼睛也沒有轉向两个进来的人。和往常一样，在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永远也不会听到他疲劳和失望的声音；他的音容笑貌，显得如此年輕而又豪放，很难看出他已經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了。而且，在电话里，他总喜欢跟对方开几句玩笑。等他挂上电话，才把眼睛轉向进来的人。当他发觉其中还有一位客人的时候，連忙从座位上站起身来，向他伸出手，又像打招呼又像开玩笑似地說：

“啊，城里的客人！到我們的田鼠洞里来了……城里的情况如何？我們还是老样子。眼下我当了自卫队总司令；你要知道我們的自卫队够多么强大，不要說美国軍隊，就是再凶狠的家伙

我們也不怕。哈哈……糟糕，这些人沒有显露一手，使我們的貴客大吃一惊嗎？”

于是他又拿起听筒，立刻就給自卫队打电话。铁俊清楚地知道，在他幽默的談話中，包藏着老练的企业家的手腕和能力。

“跟劳动部长很熟，就沒有盘問……你們以为反动派只从南边来嗎？嗯……噢。可是，依軍队的規矩，違抗上級命令是要关禁閉的。反动派不一定是陌生人，也可能就在你的身边……今天来的是劳动部长，这情有可原，若是旁人，我一定要关你的禁閉！要提高警惕！当然还不至于开除你，可是关禁閉也不是玩的。同志，要提高警惕啊！哈哈……”

他豪放地笑着，放下听筒，面对铁俊坐下来。

铁俊是一个带点神經质的急性人，听不慣經理这些长篇大套的玩笑話，勉强耐住性子，单刀直入地說：

“經理同志，情况很紧急，現在开玩笑可不合适。你沒听到首相的演說嗎？要把煤矿炸掉，迅速撤离！至迟到明天傍晚。”

許学宾一脚踢开椅子，从座位上跳起来。

“炸掉？”他气急敗坏地嚷道，“我也听了首相的演說。我认为那是指的可能被敌人占領的地区，并非要我們把所有企业通通炸掉。况且我还没有接到重工业部和軍事委员会的指示。”

他被激怒了，眼睛瞪得老大。俊午从来沒有看見經理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許学宾耐不住性子，拿起火柴去点烟斗。看得出来，他的手在发抖了。

这时，房門突然被人打开，身材細长的总工程师走了进来。他戴着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，一只手拿着肥皂瓶，另一只手里托一个像铁棒似的東西。

“铁管到底比肥皂瓶的威力大。”

总工程师徑直走到学宾面前，把铁棒递給他看。許学宾却馬上打断了他的話：

“总工程师同志，你能用自己的手把你的动脉割断嗎？你說！”

总工程师被經理的話弄得莫名其妙起来，茫无所措地看了看周圍。他的眼睛近視，这时才发现劳动部长和党委員长也坐在这里。他猜想着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。

“經理同志請坐，总工程师同志也請坐。”

铁俊劝解似地拉着总工程师的手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总工程师把肥皂瓶和铁棒扔到桌子上，沉重地坐下来。学宾穿着高統皮靴，在小房間里来回走动，地板被踏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

“郡党委員长已經率領大家走了，所有的机关也都撤退了，难道你高原煤矿单独留下来采煤？”

铁俊克制住感情，尽可能用溫和的語調說服他們。

“走就走吧！全走了倒好。我可以一个人留下来采煤。采煤也是跟美国人作战。我要帶領工人和武装自卫队守住它。我不能扔下煤矿不管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！不可能……”

学宾抑制不住他的冲动，把烟斗一扔，用脚踩着地板。

“經理同志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可是，你这是違抗上級的命令。上級机关都撤走了，我們煤矿能单独留下来采煤嗎？”俊午也这样說服学宾。

經理突然停住脚步，用充滿血絲的眼睛望着俊午，挑战似地把臉直伸到俊午的面前：

“这么說你也同意了？”

“不是同意不同意的問題，这是党的指示。”俊午明确而坚定地說，跟他和铁俊見面时的那种灰心失望的态度截然相反。